



列宁和红军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09462

049
3423

列 寧 和 紅 軍

波德沃依斯基等著

群力譯 唯佳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ЛЕНИН
И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8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8年版譯出

列 寧 和 紅 軍
〔蘇〕波德沃依斯基等著
群 力 譯 唯 佳 校

*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168公厘 $\frac{1}{16}$ ·印張2 $\frac{9}{16}$ ·字數61,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48,000 定價(7)0.22元

統一書號 3002.53

校對者：王郁文等

原出版者說明

“列宁和紅軍”这本小冊子，是参加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些老布尔什維克的回忆录。

大部分的作者，当时都是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担任领导工作的。

文章的順序是按年代先后排列的。

統一書号：3002·53

定 价： 0.22 元

目 次

在十月的日子里	波德沃依斯基 (1)
回忆伊里奇	凱得罗夫 (5)
十月以后	(5)
布勒斯特和約	(7)
紅軍的領袖	(10)
一步也离不开伊里奇	(20)
兩張証件	(23)
列宁和紅軍的建立	阿拉洛夫 (28)
在國內战争的年代里	安托諾夫-薩拉托夫斯基 (37)
我和列宁同志的会見	米亞斯尼柯夫 (46)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卡米涅夫 (58)
会見列宁	布瓊尼 (88)
同領袖会見	鉄木辛哥 (97)
前赤卫队员、水兵和紅軍战士的回忆录	(101)
(一)普列松斯	(101)
(二)阿列克塞耶夫	(103)
(三)索柯洛夫	(105)
(四)奧夫金諾夫	(106)
列宁在克里姆林宮軍事学校	拉苏克 (109)

在十月的日子里

波德沃依斯基

克倫斯基匪徒就在彼得格勒城下。剛剛建立起來的工农共和国处境已很危急。我們把一切能够捍卫共和国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並把他們派到前綫去，但是，我們有些部队却潰退下来，再加作战指揮上的缺陷和分散、杂乱，这使得我們的全部努力都归于白費。

在这个时候，列宁同志亲自出来对付这种危急的局面。

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我們开始集中士兵团和赤卫团，把他們派往前綫。斯莫尔尼宮簡直变成了一个兵营。集中起来的工人們就在这里仓促地編成队伍，装备起来，說得更准确一些，——他們在这里穿上了軍大衣，領到了枪彈，掛上了彈盒和彈帶。許多工人都还是头一次站队和拿枪呢。

我們从前綫得到的消息很少，只知道丘得諾夫斯基同志率領的前队沒能完成規定的任务。

司令員安东諾夫同志到前綫去了一趟，回來后还为那里的混乱情形而神色不安。

我們召集了几个布尔什維克軍官和士兵，开始

研究这种十分严重的形势。

列宁同志一直是全神貫注地注視着克倫斯基的进攻和白匪的暴动,显然,他非常实际地估計了我們各个陣地上的危急处境。我們都沒有料到,他在这个时候忽然到軍区司令部来,要求我們把情况詳細地报告給他,告訴他 我們現在有哪些兵力,敌人有多少兵力,我們的作战計劃怎样。

列宁同志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是表示对我們不信任呢,还是什么别的? 對於我的这个问题,列宁同志簡要而又断然地回答道:

“不是什么不信任,而是工农政府要了解它的軍事部門是怎样行动的。”

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們是专政,我們有着强大的、坚定的工人政权。我这才体会到,我是一个对工人和农民負責的政权代表,而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我自己是专政机构的一个分子,同时又是隶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我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人民委员会这一总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負最大的責任。

安东諾夫同志开始叙述总的作战計劃,在地图上指出我們兵力的配置和敌人可能的配置情形。列宁同志全神貫注在地图上。他以一个最精湛最細心的战役、战略家和統帥的敏銳眼光,提出了各种問題:为什么不防守这个地点? 为什么不防守那个地点? 为什么要採取这一步驟,而不採取另一步驟?

为什么沒有要求珞琅施塔得炮台的支援？为什么不构筑某一个障地？为什么不堵塞某一条通路？

这种深刻的、严谨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确实有许多疏忽大意的地方，没有发挥出当前形势所要求的那种非常高度的积极性。我们只是跟着羣众走，却没有做出一点事情来使我们成为羣众的統帥和領袖。看来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告訴列宁同志說，我們这些人毫无用处，負不起作战的責任，或者是把指揮权交給別的什么人。

过了不多一会儿，我和司令部的同志們交換了意見以后，就去見列宁同志，向他報告說，我决心要扭轉前綫的严重局勢，並且相信，我能够把紅色的彼得格勒的力量都集合起来。在第二天十二点鐘左右，列宁同志到司令部来找我，要在我的办公室里給他摆一張桌子，同时表示，他希望随时随刻都了解情况。

每隔五分鐘到十分鐘，列宁同志总是要找一个什么人来帮我的忙：一会儿是負責供应的，一会儿是动員工人的，一会儿是办理手續的，有时派来一位飛行員，有时又派来一位鼓动員。列宁同志越来越精力貫注，禁不住时常走出我的办公室，向这个或那个同志直接作指示。

工作沸騰起来了。但是列宁同志並不滿足，他觉得工作进行得还是太慢，不够坚决，不够有力。於是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見各个工厂組織的代

表，从他們那里了解工人武装和技术装备的情形。問他們能为防御工作提供些什么东西以及他們的工厂在这方面能做什么事情。接着就下了命令：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給火車头按装鋼甲，把厂里現有的大炮都装架起来，在陣地上筑起掩蔽部；納尔瓦区——征用馬車的馬匹，来把工厂里四十門現成的大炮拖出去。他又向各个工厂的組織指派了政委，去掌握为防御工作所需要的一切。

在三、五个鐘头內，我和列宁同志“扯皮”了好几次，我覺得像这样工作是不对头的，向他提出了抗議。我的抗議似乎是被接受了，但是过不了几分鐘，就又被忘記、又被置之不理了。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在列宁同志的办公室，一个在我的办公室。列宁同志的办公室好像是不固定的，因为列宁同志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張桌子。但是列宁同志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得愈多，在那里接見他叫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員愈多，他一个接一个的一連串的指示也就下得愈多。本来，这些指示和作战以及和部队都无直接关系，而只是为了防御工作来动员“一切的一切”。但是，这种两头並进的工作方式却实在叫我伤脑筋。最后，我終於坚决地、滿不諱理地要求列宁同志干脆解除我的指揮职务^①。

列宁同志这下子可冒火了，他从来没有像这样

① 十月革命的时候，波德沃依斯基同志担任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员会主席。——譯者

激动过：

“我把你交給党去审判，我們要枪毙你！我命令你繼續工作，也不許妨碍我的工作！”

直到第二天，我才認識到列宁同志和我齐头並进地工作的全部意义。特別是在我对于列宁同志所召开的工人組織、区苏維埃、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部队的代表會議的結果作了分析以后，我更加認識到列宁同志这种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也命令我参加了那次會議。

我就这样地体会到，列宁同志的力量正是在于：在紧要的关头，他能够把思想、人力和物力都集中到最大的限度。

我就这样地体会到，列宁同志的力量正是在于：在紧要的关头，他能够把思想、人力和物力都集中到最大的限度。

回忆伊里奇^①

凱得罗夫

十月以后

关于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期間內我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見和談話，我不打算全部都写出来，因为很多次的会見和談話都沒有給我留下完整的印象，同时，大多数的这种場合都已經为十月革命的其他参加者詳細地描写过了……

① 我們从凱得罗夫的回忆录里面只摘录了与軍事活动有关的几段。——編者

我只談一件對我來說並不是太愉快的事情。那是發生在1917年的12月。

當時，我作為管理舊軍隊復員事務的委員，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尽可能不出毛病地把達到復員年齡的士兵從前線遣送回鄉，並且要防止那些和農村已失掉聯系的復員士兵聚集在大城市里面，不讓他們變為無業游民而危害社會。

為了組織社會工作，軍隊復員事務技術管理部把原有的伏爾霍夫電氣化計劃整理出來，挑選了一部分工程建築人員，擬制了工程草圖和預算，這些，在1917年底，都曾在“陸海軍通報”中公佈過。不用說，當時的計算和預算都是很粗糙的，它們與兩年後通過的那個有名的全國電氣化的計劃，是大不相同的。

事情只需要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批准了。我給伊里奇打了電話，約好了時間後，我就找了我們財務部的柯蘇什金同志做我的助手。這個同志是一個主見很強而且有點令人厭煩的人，伊里奇根本不認識他。到了約定的時間後，我們走進了伊里奇在斯莫爾尼宮里面的辦公室。

我們沒有局限於只談根本性問題，還想再敘述電氣化的技術性問題。在談到我認為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時候，伊里奇突然打斷了我們的話：

“你們到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去吧！”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我還想繼續談下去，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剛剛才建立起來呵！”

“列寧同志！”柯蘇什金也插進來說，“你叫我們上那兒去呀？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還只是一個空機關而已。”

“是這樣嗎？”伊里奇眯着一個眼睛談諧地問道，“一個空機關？！果真是這樣嗎？！”

“是呵，是一個空機關。況且電氣化，這是特別重要的大事情”，於是，柯蘇什金開始羅羅嗦嗦地描述着電氣化的必要和好處。

我注意到，伊里奇逐漸不耐煩了。我這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傻事。我看到柯蘇什金已經講得太多了，只好趕緊帶着柯蘇什金告辭而出。

那一天晚上，伊里奇對一位人民委員說：請轉告凱得羅夫，叫他不要再拿這些事情來折磨我。這還不說，他還要把一位什麼柯蘇什金也帶了來。要是他以後再這樣做，我就再也不讓他見我。”

當時，我覺得很委屈，因為伊里奇罵了我，而且他不關懷電氣化草案。至於說，那一些無謂的糾紛，無關緊要的小事和機關行政上的瑣碎事務，一共剝奪了伊里奇多少無比珍貴的時間，關於這一點，我是很久以後才認識到的……

布勒斯特和約

這裡，我準備談談，在布勒斯特和約簽訂以前所發生的一些不大為人所知的事情。

12月里，在彼得堡舉行了一次全軍復員工作會議。我們好幾次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代表大會作一個報告，但是他都拒絕了，總是說他的工作太忙。在大會閉幕的那一天，當我們向伊里奇再一次提出同樣的請求時，他表示，決不作什麼報告，但是和一部分代表座談一下他倒不反對。就讓每一個戰綫、軍、艦隊和它的單位各自推選一名代表，他願意同這些代表們談談。

這一次座談會是在莫伊卡的軍事部大樓里，在軍事人民委員部舉行的。參加會議的共約三、四十人。每個代表都輪流地報告本軍的情形。

伊里奇坐在桌子旁邊，一面聽着代表們的發言，一面在幾頁四開紙上用心地寫着一些什麼東西，同時還提出各種問題。對一些主張繼續進行戰爭的代表們提出的問題特別多。

伊里奇能夠同時做好幾樣事情——一面聽，一面寫，同時還回答別人向他提出的問題，這一點常常叫我感到很驚奇。我還從沒有看到有這樣充沛注意力的人。

聽完一部分代表的發言後，伊里奇指出，是不是改變一下座談的方式會更簡單一些：讓每一個出席會議的人都填寫一張表，表格是他剛剛畫好的，並且立刻就宣讀這張表格。這張表里面有好幾個問題。表格的內容集中了決定軍隊戰鬥力的基本情形。

等到大家把表填好以後，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結

論 只有极少数的几張表多少有些勉强地說到一部分軍隊的現有的战斗力。絕大多數的人都在嚷着什麼各个战綫都已經全面潰敗，大批的兵士不等復員的命令下來，就擅自離開前綫。有些時候，比方說，往後方運貨物的火車剛一開到，兵士們就成隊地向車廂沖擊，連掛鈎和頂棚上都擠滿了人，常常弄得整趟列車都无法行動。炮兵的馬匹都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不但不能拉東西，而且几乎是站都站不住。這些馬匹只适于用來制香腸，這種情形，在北方战綫顯得尤其突出。

問題已經是再也清楚不過了。真正的战斗力我們是沒有的，战綫是敞開的，我們無法再戰鬥下去，無論如何，也必須締結和約，隨便是什麼樣的和約，那怕是最“屈辱”的。

幾天以後，為了醞釀締結和約，在軍事人民委員會參加過會議的一部分代表，根據伊里奇的指示，在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作了一次報告。

又過了幾天，在1918年1月8日（公曆21日），在彼得格勒一次重要的黨的幹部會議上，詳細討論了和約的問題。

會上，有三種意見相持不下：

第一種意見是，即使割地和賠款，也要締結和約；

第二種意見是，繼續進行戰爭；

第三種意見是，既不締結和約，也不進行戰爭。

伊里奇竭力坚持自己的意見，提出了許多确凿的理由，來說明必須立即締結和約，警告大家說，不这样做，就会严重地威胁着苏維埃政权的生存。可是會議參加者的大多数都不同意伊里奇的意見。坚持其它两种意見的人，开始不負責任地高談闊論……我們知道，會議參加者的大多数当时都主張进行革命战争。

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亲眼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斯莫尔尼宮一次私人談話中，斥責了这一羣坚持主張繼續进行革命战争的好斗分子。

“呸，瞧吧，难道按照你們的意見搞出了什么結果？什么也沒有！現在我們反正是无法再打仗，也不会再打仗。你們不过是拿一个含含糊糊、不清不楚的公式硬来代替当时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必須締結和約的問題，这真是毫无意义。就为了你們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我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和約到底是签订了，但是条件却更加苛刻。唉，你們这些好斗分子！”伊里奇最后叹气地說，“要是用漂亮的言辞和決議也能打仗的話，你們大概早就把全世界都征服了。”

紅軍的領袖

1918年7月。武装干涉的威胁籠罩着阿尔罕格尔斯克边区。摩尔曼已經被同盟国封鎖了，阿尔罕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也輪到同样的命运。后两个地

方，在外国使节的积极参与下，正在猖狂地准备实行政变。在后方，反革命也抬头了，在雅罗斯拉夫、穆罗姆和弗拉基米尔等地，都发生了白匪富农的暴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敌人就会在北方进行最后一次突击，从而封闭住对工人共和国的铁的合围圈。但是我們却没有真正的兵力来对付无耻的敌人。

我帶着一份报告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北車站，伊里奇特地派了一个同志来接我，並且告訴我說，列宁同志正等着要見我。十分鐘以后，我到了克里姆林宮，进了伊里奇的办公室。伊里奇的情緒非常好。我向他作报告的时候，他时常插进一两句俏皮話，同我开玩笑，但是，不仅仅是开玩笑。他对于所有的問題都加以思索，加以权衡，定下决心……在他开的玩笑中，不难体会到，他是在指出並不是一切都做得合乎要求，同时又指出今后該怎样办。

托洛茨基进来了。談話的气氛立刻变得一本正經。托洛茨基提出了几个問題以后，就說：

“剛才接到从阿尔罕格尔斯克来的情报，說英国的一个分艦队正在白海巡航，武装干涉愈来愈迫近。”——他坚决要我立刻回到阿尔罕格尔斯克去。

我表示了抗議。既然武装干涉逼近了，就必须掌握多一点的兵力，不能只靠我手下現有的那三十名拉脫維亞步兵。

“何况我还想休息一两天呢。”——我又加了这样一句話。